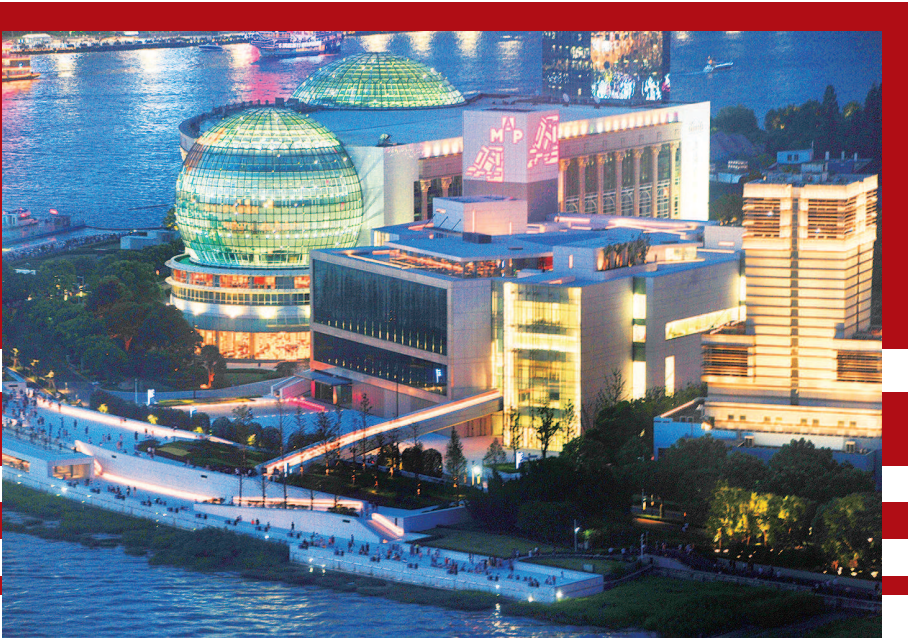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万花筒

◆ 任明



■ 浦东美术馆夜景

杨建正 摄



安藤忠雄的美术馆，可以在日本大阪，也可以在广东顺德；让·努维尔（浦东美术馆的设计者）的设计作品，可以在上海、青岛、巴黎和纽约等城市安家落户……然而，当这些明星建筑师的作品遍及全球之后，地标建筑物的吸引力就会减弱，更进一步来说，目前全世界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城市形象的重点正在从地标建筑物转向街区。

打造有特色街区

当著名媒体人梁文道在上海社科院创新基地日前举办的主题论坛“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与区域实践”的发言中提出这一观点时，其中的新意与“旧话重提”，几乎分量均等。对街区的重视，自1961年美国女记者简·雅各布斯所著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出版之后，就引发热烈反响。然而梁文道的发言并不止于此；呼应论坛有关“全球城市”的主题，他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思考的是：全球城市的邻里街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对以建设“21世纪的全球城市”为目标的上海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德云男团出道了，脱口秀致富了，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开张了——2021第七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将于本月启幕……在哈哈哈哈哈的催眠中，梦想似乎瞬间照进了现实——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尴尬盘整，全民喜剧的大时代似乎来临了。但如果尚存一丝客观与冷静，狄更斯的著名句式，就会不由自主浮出海面。

喜剧的终极力量和终极陷阱都是来自于期望值与意外值之间的落差，正向是幽默，反向是强弩。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滑稽的真正领域，是在人、在人类生活”，喜剧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对人类视角下社会化生活的模仿。但喜剧的模仿并不代表单象限的审丑，丑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为滑稽可笑的，而是只有当丑力求炫耀为美的时候才显得滑稽；也不是表面化、图解化的原调复奏，那些滑稽背后的共情，看似卑微而轻巧，实际需要首先把自我揉碎了，在平视、侧视甚至反转下还原生活本真逻辑，然后沿着这条崭新逻辑的线索，化合成一种新的叙事，这种叙事，我们姑且可以叫它为专属于喜剧艺术的伴谬化表达——伴谬，指的是基于一个理论的命题，推出了一个和事实不符合的结果。

国际社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引起梁文道兴趣的是这样一则新闻：10月7号，国际著名消费指南杂志《Time Out》选出了全球49个最酷、最帅、最有吸引力的邻里街区，其中包括北京的三里屯、香港的湾仔以及上海过去属于法租界的一部分街区……这些街区之所以会被《Time Out》杂志志于全球的编辑推选出来，是因为它们都拥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气氛和氛围，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与传统，“这些都是可以在今天全球性的社交媒体上，方便快捷地被展示出来的”，身为媒体人，梁文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所在。而在社交媒体滥觞之前，电影是传递街区与场所魅力的一个重要媒介，他以令香港的重庆大厦走红的《重庆森林》为例：“王家卫拍摄的《重庆森林》，真正吸引游客的，不是影片中所出现的建筑，而是那座建筑跟它周围区域所具有的一种氛围，那是一种可以在电影中进行展现的氛围。”

全球城市的邻里街区不应该是一个由发展商策划出来的居住小区，而应该是城市生活中一个活生生的、由多种业主、多种租户、多种商户与居民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邻里街区。他举例说，东京的代官山，曾经只是一个高档住宅区，后来因为具有当地特色的工坊入驻，才产生了一种融工作、生活与休息于一体的和谐的休闲氛围。“千禧年之后的这些全球移动的国际工作人士，跟以往那一代很不一样，他们既然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生活，就很可能希望会到在当地生活的感觉和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有自己的特色。”

喜剧的伴谬，在于它既真实，又荒谬；因真实而荒谬，因荒谬而真实。喜剧创作者面对的伴谬，则是在于喜剧形式和喜剧效应是常青的，但喜剧创作和喜剧发现是迭朽的。喜剧演员重复自己，无异于慢性自杀。在一个内卷焦虑跨越年龄和地域的社

软实力从何体现

然而，不管是文化传播，还是社区营造，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梁文道在发言结尾，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全球城市的邻里街区会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社会层面甚至是伦理层面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如何解决。

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所在。在论坛上，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盖里·罗斯利教授在题为《全球城市的软实力潜能》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软实力并不是“文化吸引力”的同义词，相反，它是一种政治建构，是“权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软实力是榜样的力量；奥运会、世界杯和世博会这三大赛事和活动的举办权，反映了主办城市的软实力，同时产生新形式的软实力，因此具有周期效应。以一种近乎是对文化的重要性的终极肯定，他指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可以衡量我在本次演讲中指出的软实力的所有其他方面。”

这些“其他方面”，包括城市的布局与管理、公民社会和非政府机构的自主性和活力，以及它们建立地方和全球影响以及交流网络的能力（盖里·罗斯利：《全球城市的软实力潜能》）。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前艺术总监、上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马可·穆勒的发言，恰好从影像的角度，呈现了“城市的布局与管理”如何成为软实力的一部分。对比两部创作时间相隔近80年的电影，穆勒指出，1937年由沈西苓导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中，“弄堂”作为一个连接公共与私人、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封闭的过渡空间，带有一种独特的地方风味，包含着不同背景的人。而2013年由美国导演斯派克·琼斯拍摄的科幻片《她》，则显示今天的上海，已经完全超越了普通“功能城市”（generic city）的视野。这部电影通过巧妙压缩洛杉矶与上海的场景，打造了一个充满美丽想象、但又非常可信的都市世界主义的影像，无缝编织了一个合成的“全球城市”。穆勒认为，今天的上海呈现出一种“跨功能的全球城市”（trans-generic global city）的样貌，即混杂、创新，充满高科技与未来主义，“上海是21世纪的全球城市”。

这座城市的魅力

城市是一个美丽的万花筒。在这个万花筒中，需要有“历史文化名城”“水系城市”这样传承和体现上海的历史、地理特征的品牌打造（陈燮君《切实强化上海“历史文化名城”“水系城市”和“创新都市”的特色》）；需要有朵云书院这样的文化品牌四处播撒文化与阅读的种子（凌云《〈新型实体书店〉的探索——以朵云书院为例》）；需要有九棵树这样的艺术中心在郊区开创一片艺术新天地（陈西加《文化艺术中心的城市使命》）；需要邻里街区的不断美化与共享令社区生活更美好（朱新捷：《感知身边温暖 悦见城市美好——浦东缤纷社区建设》）；更需要



■ 母亲河上最动人的景观
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

有像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的导演罗飞这样在上海生活了25年的外国人，以客观、公允、友善的外来人的眼光，记录上海的发展与变迁，并且通过上海，将中国与世界的故事连在一起。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万花筒，每一个人、每一处空间、每一家机构、每一片街区，都在努力发出明亮动人而温暖的光芒。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剧的伴谬所感染时，我们同时见证了很多伴谬的喜剧。比较常见的，一种是“托着腿的”，一种是“叉着腰的”，一种是“踮着脚的”。所谓“托着腿的”，就是充斥着网络段子、社会俚语，试图以讨好流行的方式变成流行的；所谓“叉着腰的”，就是自恃在喜剧田地里多收了三五斗，掌握了独门秘籍，以程式化技术流教师爷身份秀身段的；所谓“踮着脚的”，就是片面理解喜剧的内核是悲闹，总是将喜剧的终点引向泪海才得以实现主题升华的。以所谓的“人设”工业化概念替代人物塑造的生命逻辑，以时髦的大数据算法取代文艺创作的社会发现，诸如此类，不亦乐乎。

商业化的成功是喜剧从业者宏大的梦想，但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喜剧的基因是生活本身，如果生活变得悬浮和空洞，怎么能指望作者持续挖掘出生活的真金？余光中说，当你的恋人改名叫作玛丽，你怎能再为她写一阙《菩萨蛮》？我们也有理由杞人忧天——当地铁里的潦倒小子住进了豪宅，你怎么能让他再发现生活里的小辛酸？热闹喧嚣的市场泡沫里，喜剧的忧伤依然时隐时现。这，也是另外一种无解的喜剧的伴谬。

用不同的一个词来标注热播电视剧《突围》中的三个男主角，那就是：耿乐演的牛俊杰“生动”，黄志忠演的林满江“神秘”，靳东演的齐本安“变化”。

牛俊杰是京州中福控股公司京州能源的总经理，他要给颓势的企业员工发薪，又要面对上级的责问。他还是京州中福高层石红杏嘴里口口声声“要休掉”的丈夫。《突围》很讲究男女演员的服装，但你不记得牛俊杰穿什么衣服，然而一头卷发胡子拉碴、时而邋遢时而精神的他在剧中最具存在感，他愤怒与迷茫的眼神令人难忘，说是耿乐盘活了整个剧，不为过。

或许耿乐也知道，他是个配角，所以丝毫没有负担，放松表演。拿了公司5个亿不还，潜逃在外的王平安给石红杏打电话，牛俊杰示意她报警。石红杏犹豫是否要告知林满江，牛俊杰猛力夺过电话：“都这时候了，还告诉什么领导啊！”石红杏同志——尊敬的大师兄林满江利用了了她，看似好脾气的师弟齐本安上任完全讲原则，只有她看不起的丈夫牛俊杰是真正为她想，为她急。第21集，荣成钢铁集团老总以此作方式要石红杏作为他向城市银行贷款5个亿的担保人，否则就要上告。京丰、京顺两个煤矿市场评估不到15个亿，而京州中福花47亿元买下这两个矿，产权交易产生了10亿元的交易费用。

黄志忠的表演霸气，不可一世，故作威严，以傲慢来掩盖心思，暂定为“色厉内不荏”。耿乐演的牛俊杰粗犷、随和、直白，这符合他从基层矿工干起的性格，同时他又保持着男性对事物的机警与敏感。耿乐与黄志忠犹如一个正方形对角线的两端，他们暗地互相支撑，使一台丰富大戏立了起来。他们之间性格反差大，戏的立体感越强。而靳东是对角线两端中间的点。林满江的刚

三个男人的『突围』

◆ 南妮



复自生与齐本安的疑虑被动都属于比较静态的线条，他们两个在前半部的交集稍嫌沉闷。而牛俊杰的上蹿下跳、锋芒显露，则带动了静态节奏。于公于私，他是将林满江看得最透的人。而一旦他对最大领导腐败的猜测落实，妻子该负的责任也就轻了。爱中有恨、恨中有爱，这是处境复杂的现代人的表现。牛俊杰是这样的。师兄妹们的感情也应该是这样的。

齐本安与牛俊杰走近、联手的游戏越来越好。放松碰撞放松，才能产生智慧火花与感情能量。

闫妮演的石红杏，前几集有表演太过的轻喜剧套路，但随着矛盾的被揭示，她开始不安、沉重、紧张、疲惫，她与耿乐的对手戏展开得非常自然而有层次。她的懵懵懂懂、愚昧顽固终于被严峻的现实瓦解。而面对这个注定是悲剧人物的身边的亲人，牛俊杰的表现将成为悬念。

沈严导演作品《我的前半生》里，靳东的精英帅哥、温情王子形象深得人心。几年后《突围》里的男一号，沧桑了，稳重了。起初的书生气质、做事求真、不玩技俩，符合人物在国企改革惊涛骇浪中的逐步成长、且战且勇。该爆发即爆发，人物的气场越来越大。

在新闻报道真实丰富的当下情境中，趣味性对于主旋律作品的荧屏演绎仍然是重要的。人物只有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共情性，他们的命运与精神才会让人关注。

和热衷水上运动的朋友交流，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被这类项目自带的景观属性吸引。户外运动意味着宁静的清晨、新鲜的空气和清澈的河水，常常是在晓雾将歇、晨光熹微中，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因此，在苏州河上比试赛艇，是城市与水上运动天然契合的协作。城市，是行船的背景；船与人，则成为城市的风景。

比赛那几天，苏州河两岸挤满观赛的上海市民。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融速度与流线之美的一叶叶赛艇，从蜿蜒逶迤的母亲河上划过，在舵手的指引下，八名船员齐心协力，起桨、落桨，小船片刻已抵入江口。若站在终点的外白渡桥，目及之处，岸边由远至近是邮政博物馆、河滨大楼和英领馆旧址，侧首，上海大厦静伫仁立，转身，黄浦江江水滔滔。不少市民举起相机，将这一经典时刻定格。据不完全统计，“上艇”第一比赛日，就有超过7000名市民预约观赛，加上周边被吸引驻足观赛的，接近万人，景观体育赛事造成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将城市的美发掘并放大，是景观赛事的天赋，也是使命。全城悦动的“上马”曾几次微调赛道，最近一次，随着徐汇区滨江大道竣工投入使用，后半赛程转至这条亲水线上。去年深秋的比赛日，伴随几万名跑者的矫健身影，浦江两岸美景被进一步放大，因途经多家美术馆、展示中心，这里更被誉为“体育+艺术”的“上马赛道”。

“上艇”的创办，又一次展现上海“景

观体育”的理念，融汇苏州河的治理成就与两岸风貌文脉，让市民从步道贯通后的沿河景观和特色公共空间里，感受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活力。这项全新的景观赛事，也激发出城市更多的创造力。

筹办首届“上艇”，上海市水务局、一江一河办公室等协作部门都在其中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考虑物料搭建和选手训练、比赛，苏州河口两度闭闸，确保赛道处于静水状态；赛段两岸的改建加快节奏，特别是赶在赛前完成地标建筑河滨大楼的修缮工程，为市民观赛提供完美的体验。比赛现场，不少“老上海”很快注意到了修葺一新的河滨大楼，其中一位曾在大楼居住的市民更是感慨：如今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每天都能见证新的景观诞生，且可漫步，可休憩，可亲近，幸福感满满。

这种幸福转移到参赛者身上，则进阶为一种责任。这么说，一点不夸张。笔者有位朋友参加过多届“上马”，总结自己的参赛体会时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去年34公里后在龙腾大道的六次上坡，当时尽管遭遇全马“撞墙期”，身体状况也不给力，但跑在家乡跑在滨江的那种自豪感，让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此刻，身边的跑友也送来及时的鼓励，最终，顺利完赛。他感悟：赛道上，每一名超越自我、勇往直前的跑友，才是赛事最动人的景观，因为我们展示的，恰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弘扬的，正是这座城市的精神。爱上海，或许就是从沉醉于这一时刻的景观开始的。

人·史·文

上话《商鞅》25年后回归首演地云峰剧院

◆ 华心怡

无“私”的人，于国，是山河社稷任其谋划；无“私”的人，于己，是孤寡冷清难避大祸。此处的“无私”，不只是私心、私欲的舍除，也是完完全全放弃了自我情感。无情之至，可成大事，亦可生大患。

商鞅，这个无“私”的人，用法家的伦理掀起中国历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将蛮夷之地的弱秦，倒转乾坤，垫下之后强秦一统天下的基石。而这个无“私”的人，最终遭五马分尸，他死在自己织起的“天罗地网”中，彻彻底底，却也轰轰烈烈。

此番，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传统精品复排计划入选的剧目，汇聚上话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除了主演刘鹏，饰演公孙痤的杨绍林和饰演景监的关栋天都以极具张力的表演为《商鞅》添彩，导演周小倩同时饰演剧中唯一的纯虚构人物姬姬，内心丰满，情感饱满，她几次感问上苍：“那一天，是哪一天？”

最终，她自己作答：“那一天，到了。”这一天，她的儿子商鞅遭万箭穿心，这一天，亦是商鞅变法大成。结构设置与演员功力，是《商鞅》高明之处其三。

那日观剧现场，有观众看完后为女友买了机票，让她飞来上海看《商鞅》，他说，此戏，不能不看。《商鞅》算是“老字号”了，它的生命线还很长。商君说：“为何不能让千马一马当先，百马随之奔腾，却要千马去讨伐这一匹千里马？”因为“谁也不想被证明是一匹劣马”。商鞅的人生，是战国历史，更是属于我们的一段凝固的文化。

探寻人的复杂性，是文化艺术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